

台灣奇女子藍敏

喬家才

我撰寫的「黃昭明和翁俊明」一文，刊載於中外雜誌七十年三月號。文中提到藍敏小姐在江西贛縣會晤戴笠將軍一事，文章刊出時，藍敏小姐在國外，她的朋友們看見這篇文章，知道她在八年抗戰中，曾經冒險犯難，為同胞、為國家從事最危險、最艱苦的工作，十分驚訝敬佩，紛紛寫信給她，問長問短。等她回國看到中外雜誌民國七十年三月號，才知道三十多年前的往事，被

抗戰勝利時藍敏小姐的照相



我公開出來，十分感慨。不過，我的報導太過簡短，且略有出入，她透過中外雜誌王社長成聖先生，和我見面，三次晤談，我才知道的比較詳細一些，更感覺到當年戴笠將軍領導的工作，深入、廣闊、令人驚歎。

一位在日本統治下長大的女青年，她的家庭又很受日本尊重，她能不顧一切，在戴笠將軍領導之下，為抗戰冒險工作，的確非比尋常。藍敏小姐參加戴將軍領導的工作，從來沒有對人談過。當年她祇有二十二歲，因為痛恨日本軍閥侵略祖國，更痛恨日本統治台灣，迫害台灣同胞，滿腔熱血，抱着黃帝子孫應當為

中華民族犧牲的精神，從事抗戰救亡工作，當日本人已經向中華民國投降，台灣也回到祖國懷抱時，她覺得向人談起往事，人家會說她「自我標榜」。況且戴將軍領導的種種工作絕對祕密，是無名英雄工作，不應該輕易道出。她很敬佩翁俊明先生為人正直、熱忱、愛國，更感激翁俊明介紹她和戴將軍見面，能為國家，能為抗戰，盡一些黃帝子孫應盡的責任。不幸在她離開江西以後不久，

翁俊明就逝世了。更不幸日本投降還不到一年，戴將軍也殉職了，不能親自向戴將軍報告她完成的任務，引以為憾。

數年前，先後聽到唐新和黃昭明兩兄談到藍敏小姐的故事，真想立刻找到這位台灣奇女子，談談她的奮鬥經過。可是唐黃兩兄都和藍小姐沒有聯繫，不知道她的住址，更不知道她在不在台灣，令我非常失望。所以，當王社長介紹我和她見面時，喜出望外，真是所謂：「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藍氏家世屏東望族

藍敏小姐出生於台灣日據時代屏東縣里港，是台灣望族藍高川先生的次女，藍鼎元先生的八代孫女。清康熙六十年，台灣朱一貴作亂，南澳總兵藍廷珍奉浙閩總督覺羅滿保之命，出師台灣。廷珍為鼎元的族兄，知鼎元雄才大略，文思敏捷，下筆千言，所以邀參戎幕，一切籌劃文稿書札，都出其手。亂平，滿保「台灣經理事宜」十三條，以及「遷民劃界」檄文，命令將台、鳳、諸三縣山中居民驅逐，房屋拆毀，山口塞斷，不



將上昌永徐的降投單日受接上艦里蘇米在國民華中表代，長部部令軍會員委事軍前
。影合友親與中園花屋老家藍東屏在士女敏藍偕台來月一十年六卅國民(二右)

准出入。這樣一來，台灣人將無家可歸，不能生存，鼎元認為萬萬不可，代廷珍力爭，台民始免於荼炭。鼎元後任廣州知府，死於任所。著有「鹿州全集」，包括七種著作。有關勳平朱一貴之亂的記述，有「平台紀略」及「東征集」。

藍鼎元的兒子藍雲錦，字國祥，藍敏的七世祖，曾隨其父參加平朱一貴之亂，有軍功，對台灣有極濃厚的感情。遷來台灣，定居屏東縣里港，曾築恆春城，現在東門尚存，遂為藍氏來台灣的始祖。其六世孫藍高川，就是藍敏的父親，母親卜氏。藍高川經濟才能很高，目光遠大，組織有商工銀行，就是現在的第一銀行。藉銀行的實力，從事產業及水利的建設，造福地方，很受地方大眾的擁護。他不做日本人的官，而又極為日本人所敬重，聘為國會議員，贈以勳章。

藍高川很重視事業，沉默寡言，從屏東坐火車到基隆，一路上祇說兩三句話，由此可以了解他的個性。他對子女的教育很重視，藍敏才能次第完成高等教育。藍敏的母親很了不起，經常把藍氏家族的榮耀故事和藍高川創業奮鬥的情形講給她聽，使她以藍氏子女為榮，立志光耀門第。

藍敏先入里港公學，後入屏東小學。屏東小學是日本人辦的學校，設備好，師資好，學生多半為日本人的子女，中國人不容易進去。藍敏能夠進屏東小學，一方面由於她父親的社會地位高，一方面也因為她的功課好，常考第一名，很為日本老師所看重。十三歲考入台北一女中，那時一女中就很有名，是日本人的貴族學校，台灣同胞的女兒很難考取入學。

兄居高位妹懷孤忠

台北一女中畢業後的藍敏，到日本入女子大學。日本軍閥發動七七事變，擴大侵略中國，她非常憤恨，離開日本，到上海入聖約翰大學。

南京汪精衛偽組織成立，藍敏的哥哥藍家精任顧問。因為日本人很信任他，所以在汪偽組織的地位非常顯要，日本華中派遣軍派一架專機，供他往來上海台北之用。藍家精在上海的公館，往來的人員很複雜，各方面的人都有。藍敏冷眼觀察，也能略知一二。有一位姓施的，她想是重慶方面的人員，曾和她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談過話。施先生非常小心，談話時左顧右盼。他說重慶方面正在物色熱愛國家，認識正確的台灣望族青年，像你這樣的同志。她後來回想，這位姓施

的，可能就是戴將軍派在上海的工作人員，向重慶打過報告。不然，戴將軍對她，怎麼能知道的那麼清楚？

藍家精對藍敏的安全非常注意，每次外出，都要派保鏢的頭目跟隨她出去。藍敏的想法，不會有人謀害她，很討厭這個保鏢頭目，尤其同他坐一輛黃包車上，特別刺目。而這個傢伙有些頑蛤蟆想吃天鵝肉，更使藍敏厭惡。有好幾次走進大公司，藍敏把他甩掉，自由活動。這傢伙也有些憤恨，很不甘心，向藍家精報告，說藍敏擺脫他，去和重慶分子見面。同時，日本領事館特務機關長渡邊對藍敏也很懷疑，覺得這個台灣女孩，很不簡單，對日本和中國作戰，不很贊成，也曾向藍家精表示過。

這個時候，台北一家望族向她求婚，男孩子

拼命追，藍敏盡量躲避。男孩的母親有一天拿着一個小木盒找藍敏，裏面裝滿鑽石、翠玉、珍珠瑪瑙等值錢的首飾，要她代為保管。藍敏非常生氣，拿上財物來誘惑她，是一種侮辱，拒不接受。但是這一種婚姻的威脅，並沒有解除。

自滬西奔獻身抗戰

有一天藍敏在走廊上碰到她哥哥藍家精，週圍有些衛隊保鏢。「你為甚麼要和重慶分子往來？」藍家精聲色俱厲，很不高興地問藍敏。

「重慶分子怎麼樣？往來又怎麼樣？」藍敏感覺到她哥哥傷害了她的自尊心，毫不示弱，不顧一切，反問他哥哥。

「你看日本軍進展多麼神速，你對重慶還做甚麼幻想呢？」這個時候，山下奉文大將正攻佔

新加坡，所以藍家精說日軍進展神速。

「神速？日本在中國的好幾百萬軍隊，深陷泥沼，想和和不了，想結束戰爭，又無法結束，有甚麼神氣，有甚麼了不起？」藍敏理直氣壯，反唇相問，問的藍家精呆在那裏，半天答不上話來。

「好了！從今天起，你不要再出去！」藍家精祇好這樣打圓場，實際上也就是藍敏被監視了。

在渡邊總風下，藍家精開口要藍敏和台北某望族訂婚，由日本駐台灣總督作媒，用他的專機把她送回台北，免得在上海惹事生非。藍敏知道這個消息，着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決意先逃出她哥哥的公館，再作打算。

日本軍閥沒有深遠的目光，以為中國不堪一擊，三個月可以滅亡中國。等到戰爭擴大，中國堅強抵抗，戰爭無法結束。上海有許多有知識的日本人是謀和、反戰，在精衛的偽組織，就是在謀和的大前提之下成立的。藍敏的日本朋友福田則不滿意日本軍閥變幹，對中國作戰，她相信這個朋友可以信託，於是逃出他哥哥公館，在福田家裡藏了一個星期，籌劃到重慶去。

到重慶，談何容易。不僅路途遙遠是一大困難，人為的困難比道路困難更大。

藍敏是一位大家閨秀，家庭富有，從來沒有吃過苦，那時千里迢迢到重慶去，翻山越嶺。沒有極大的勇敢，沒有堅決的意志，是做不到的。她不知道到重慶去，怎樣走法，祇聽說沿途有種種困難，要爬山，要用腳走路，沒有代步的工具。要經過許多檢查阻撓，想不到的意外事情。她不敢想，也不願想，祇好走一步算一步。她帶了三位台籍青年，踏上到重慶的道路，向前邁進。悄悄離開上海，先到杭州，再到金華，往西走，要經過江西、湖南、廣東、貴州……大小城市，爬過漫長的山路，才能到達重慶。

在金華受阻李友邦

金華有不少台灣同鄉，最有名的是李友邦，



藍敏女士十三歲時在屏東自宅和她的妹妹合影。



藍敏女士參加戴笠將軍殉國廿四週年屏東地區紀念會時上台應邀講述抗戰時期參加情報工作，會見戴笠將軍的經過情形時留影。

他組織有台灣義勇隊，按編制向中央領經費。實際上義勇隊分子也很複雜。

台灣同鄉們告訴藍敏，李友邦的太太嚴秀峯是未來的台灣皇后。一旦抗日勝利，李友邦就是台灣王，嚴秀峯自然是皇后了，要不要進宮去看嚴皇后？也許是好奇心驅使，藍敏去見嚴秀峯。果然，她坐的很高，非常神氣，十分威風，滿像個皇后的樣子，藍敏覺得非常噁心。

千錯萬錯，錯在藍敏不該和李友邦夫婦接觸。李友邦知道藍敏的底細，是隻肥羊，那能放她到重慶去。李友邦說他們的義勇隊就是抗日的，需要人，要她留下來，不要到重慶去，百般阻攔。李友邦為甚麼阻止她到重慶去？是怕她和中央發生關係，防礙他做台灣王嗎？左思右想也不想。

藍敏不接受李友邦阻攔，還是要去重慶，李友邦來個硬的，派張一之夫婦兩人監視她，必要時，要把他們四人關起來。藍敏一籌莫展，剛剛起步，就遭受這樣重大的打擊。皇天不負苦心人，日本軍隊開始進攻金華，李友邦的義勇隊，聽到砲聲，趕緊逃命，立刻作鳥獸散，張一之夫婦也不見了。藍敏就心的不自由，如夢一樣的過去了。

藍敏趕緊離開金華，到達江山。從江山乘浙贛路火車向江西前進，逃難的人太多，車箱擠滿人，連站的地方也沒有，許多人爬上車頂，車頂也坐滿人。藍敏擠不進車箱，祇好往車頂擠，總算爬上車頂，佔據了一個座位。車頂上沒有欄杆，沒有抓手，車一行動，就會搖晃，真是驚心動

魄。她多日奔波，疲憊不堪，好幾次打盹，幾乎從車頂摔下來，那就要粉身碎骨了。

藍敏又從浙江到了福建南平，攜帶的錢早已用光，四個人連吃一碗陽春麵，都不可能。她站在閩江江岸，看看向東流去的江水，回想自己前途茫茫。來南平的途中，曾爬過走不完的山，爬過一山，又是一山，從來沒有想到，山會這樣多。山路崎嶇難行，沒有走過的人，做夢也不想來。山路走完了，兩手空空，該怎麼辦？

正當她發呆的時候，有個人走來拍拍她的肩膀，問她：「你是藍敏小姐吧？」

「你怎麼知道我是藍敏呢？」

「藍敏小姐誰不知道？我是劉啓光。」

藍敏知道劉啓光和李友邦都是台灣同盟會的人。她已吃過李友邦的虧，對劉啓光不能不加小心，需要趕緊擺脫，不能再落到他的手裏。不過，爲了四個人今後的生活，不能不接受緊急的救濟，總算解決了眼前的困難。

江西泰和遇翁俊明

藍敏趕緊離開南平，到江西，以擺脫劉啓光。又經過千辛萬苦，才到達江西泰和，遇到翁俊明，留她住在他家。她很尊敬翁俊明，她知道翁先生是一位熱愛祖國，濟世活人的醫生。他從事革命救國，真心誠意爲抗戰而努力，不像李友邦另有用心。所以，住在翁家，安全才有了保障。

「你不必去重慶了！」翁俊明告訴藍敏：「戴笠將軍有電報，說你早已離開上海，會到江西

來。他將要來東甬視察。和你在江西會晤。你看見他，就和去了重慶一樣，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翁俊明又告訴藍敏：「戴將軍為國家負的任務很重，上海有許多他的工作同志，你在上海一定聽說過。第三戰區的忠義救國軍，就是他的部隊，是很有力量的游擊隊，經常和日本人作戰。你在江西見到他，就不必再跋涉數千里去重慶了。」

藍敏於民國三十二年到了泰和，等候戴將軍



藍敏的父親藍高川曾任日本國會議員，台灣商工銀行創辦人。

到東甬來晤面。戴將軍的行程，常因工作之繁重而變更，一直等到三十三年六月間。先傳來消息，戴將軍在贛縣和藍敏見面，因此良雄撰戴笠傳，黃昭明對我談話，都誤為贛縣了。實際藍敏由泰和趕往贛縣，戴將軍行程改變，不到贛縣，決定在泰和見面，她祇好再折回泰和。她在贛縣祇有謝東閔先生來看過她。謝先生和翁俊明先生都從事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工作，翁任主任委員，謝擔任宣傳科長，將赴福建，路過贛縣。她在贛縣住了一個星期，在街上碰到今總統蔣經國先生，曾參觀他在贛縣的建設，匆匆忙忙從贛縣折回泰和。

向戴笠陳反攻意見

意見

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八點鐘，由江西保安處第四科詹科長陪同藍敏到陶陶招待所，去會晤戴將軍。她心想，戴將軍一定是一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令人見而生畏的角色。沒有想到，他穿着便衣，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官僚習氣，兩眼有神，令人見而敬畏。見面同她握手，很隨和的談話。

戴將軍對她一路辛苦

，表示慰問關切，又講她在江西等候很久，表示歉意。很詳細地詢問她在上海的情形，又問她，有沒有辦法，帶一部無線電台回台灣。

「我當盡力而為，我想我可以做得到。」藍敏說：「我哥哥有一架專機，可以由上海直飛台北，日本人不會檢查。」

「很好！很好！」戴將軍聽了非常高興。又為她分析了國際局勢，美國潛力雄厚，反攻很快勝利，台灣的地位非常重要。

「美國人反攻，千萬不要在台灣登陸。」藍敏說：「台灣是日本的基地，防禦嚴密，會全力抵抗，美國人傷亡必重，得不償失。如果先攻琉球，直搗日本本島，台灣不攻自破，也可以為我國保存台灣的完整。」

「有道理。」戴將軍說：「一旦戰爭結束，利用你哥哥和日本人的關係，要他和日本妥為聯絡，維持台灣的安定，保存台灣的物力，我委派你為台灣特派員。」

「你到上海，可到辣斐得路三十六號找一位李先生，電台由他撥發給你。我們的無線電台，非常靈巧，體積不大，容易攜帶。」戴將軍最後交代：「你回上海，為了安全，不能走來時的路子，我會命令忠義救國軍，派人護送你到蕪湖，再回上海。你回台灣以後，自然有人到你指定的地點去取電台，以後就由他聯繫，有甚麼問題，可用無線電聯絡。」

接受任務歷險返台

藍敏和戴將軍談了兩個多鐘頭，非常高興，不但把她的任務交代的清清楚楚，也明瞭了國際

上的確實情形。她能為國家，為這樣一位將軍而努力，感覺到無比的榮幸。日本必敗，而且維持不了多久，正和她自己的想法一樣。她非常驕傲，不虛此行。

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派了十二個人護送藍敏等四個人，經屯溪，到蕪湖。她想這次回上海，要比來時容易安全的多，沒有想到通過敵人封鎖，出了毛病，幾乎送了命。封鎖線有一道鐵絲網，必須從選定的地點，匍伏爬過去，絕對不能碰到鐵絲網。護送的人員都已安全通過，而她們四人通過時，有一位不小心，碰到鐵絲網，被敵人發覺，立刻被逮捕。在封鎖線，被敵人逮捕，有隨時被處決的可能性。藍敏憂心如焚，心想這樣被殺害，不但不能完成所負的抗戰任務，而且有些死的不明不白，死不甘心。她必須設法離開這個很危險的拘留所，越快越好。

藍敏留心每一個看守的士兵。她發現有一個年輕，相貌忠厚，很和善，荷着槍走來走去，發出拍達、拍達聲音的日本兵，她故意用生硬的話，同這個年輕的士兵說話。

「你會說日本話？」那個士兵聽到她說日本話，又驚又喜，很高興地問她。

「會說一點點。」

「怎麼學會的？」

「我在上海給日本人做事學會的。」

「你為甚麼被關起來？」

「我也不知道，我來鄉下找親戚，就胡裏胡塗被關起來了。」

「那怎麼行了呢？我去報告隊長。」這位年輕

日本士兵，看見藍敏年輕美麗，又會說日本話，不像是個為非作歹的人，非常同情，立刻去報告隊長，經過隊長詢問，胡裏胡塗釋放了，她才安全到達蕪湖，活着回到上海，仍舊住在福田家裏。

藍敏經過長期奔波折磨，回到上海，體重由五十一公斤瘦成三十八公斤，吐血不止，奄奄一息。藍家精知道她回到上海，趕緊去看她，見她病成這個樣子，非常難過，責備自己以前對妹妹保護不週到，趕快接回家中。藍敏曾和戴將軍約定，回台灣後，住北投她大姐的別墅。那時藉口回台灣養病，是最好的掩護，從霞飛路到無線電收發報機以後，要求她哥哥送她回台北，順利完成她的最大任務。回台北不久，果然有位李先生來，取走無線電機，她真驚訝戴將軍神通廣大，台灣會有他的工作同志。在上海，醫生說她是肺病，她不以為然。回台北後，經台大醫院主任桂博士和她的親戚張山鍾大夫（光復後曾任屏東縣長，即前內政部長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張豐緒的父親）都說她的病雖然嚴重，可以痊癒，但至少也要休息靜養兩年，絕對不能隨便活動。藍敏抱病，遵守大夫的囑咐，但是對於戴將軍交付的任務，照常進行。

安定台灣保全有功

日本天皇宣佈接受無條件投降，她哥哥藍家精正在北投別莊，他是為日本人做事的，不知如何是好。

「我並沒有到重慶去，」藍敏告訴她哥哥：「但是我見過戴笠將軍，他派我為台灣特派員。我已把你的情形向他備了案，他交代你的任務，是

聯絡日本人，安定台灣，不要讓流氓匪徒乘機搗亂。要保護台灣的物資物力，不要讓日本人破壞。你趕快找日本總督，要一架飛機，飛南京，代表我去見戴笠將軍，我病成這個樣子，無法遠行。」

林獻堂、辜振甫聽到藍家精要到了飛機，也要和他一同去南京。可是在藍家精回屏東打了一轉，不等他回來，他們就先飛走了，藍敏感覺到十分遺憾。最先派遣來台任接收工作的空軍台灣地區司令林文奎先生，來台後，先找藍敏幫忙，她不知道是否戴將軍所介紹，藍敏盡力協助，日本空軍向中國空軍地區司令移交物資，所有台灣各基地，都移交的最清楚，沒有少一個螺絲釘。林文奎個人清清爽爽，不接受日本人的任何禮物。

藍敏的表兄鄭清魁是學探礦的，到山西工作，在山西結婚，這位表嫂的姐姐就是徐永昌上將的元配夫人，因此藍家和徐家有親戚關係。她覺得台灣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台灣人為了生活，不能不依靠日本人，為日本做事。但是台灣人不是日本人，不能為日本負戰爭責任，不能以戰犯辦台灣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她找徐永昌先生，建議中央不以戰犯懲辦台灣人。後來藍敏降低一輩，成了徐永昌的兒媳婦。

藍敏最感榮耀的，她的爺爺徐永昌曾代表中華民國接受日本投降，簽字於米蘇里里艦日本投降書上，洗刷了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恥辱。她為看這份投降書，在美國特地去參觀了米蘇里艦，果然中國徐永昌上將所簽的名，就在麥克阿瑟元帥後面。